

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小说卷



蓝色 蜃楼

陆 荣/著

上



敦煌文艺出版社



蓝色蜃楼

陆荣 著

LAN SE SHEN LOU

上

读者出版集团
DPGC, 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色蜃楼/陆荣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10 月重印)

ISBN 978 - 7 - 5468 - 0144 - 5

I. ①蓝…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535 号

蓝色蜃楼

陆 荣 著

责任编辑: 尚再宗 罗如琪

封面设计: 如 琪 蔡志文

版式设计: 如 琪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 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 (编辑部) 0931 - 8773235 (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58 字数 900 千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68 - 0144 - 5

定价: 128.00 元 (全三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真实写照

——代《蓝色蜃楼》序

吉西平

文学的使命就是反映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形式,并随之形成其特征,这就有了文学的多样化。譬如面对当下严重的生态问题,作家就会自觉去体验生态总体上恶化,局部有所改变的生态环境,创作形成“生态文学”。

在“百度”词条里面,厦门大学的王诺先生对生态文学是这样描述的:“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特点的文学,在艺术上它与其他种类文学一样,都是真实的生活反映。只是,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使‘生态文学’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价值。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说得好,生态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生态文学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反映,是作家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中的必然表现。文学家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推动着生态文学兴起、发展并走向繁荣。”

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出版,梭罗的生态思想植入中国文坛的土壤,这是关乎中国生态文学影响源的重要事件。20世纪70年代,世界生态文学里程碑的杰作《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震撼了并一直震撼着一些中国作家的心。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为刚刚兴起的中国生态文学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21世纪初,欧美生态文学、生态

哲学的成就被系统介绍进来，为中国生态文学走向深入提供了重要参照。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中国生态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感悟自然、展现危机和反思根源几个方面。但中国生态文学远未成熟，甚至，在生态问题日益引起各界重视时，文学对生态还显得较为冷漠。

在中国，生态文学的形成是滞后的，也就是说，生态问题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恶化，而生态文学则刚刚兴起。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巨大动力。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大声疾呼保护环境。郑义的《中国之毁灭》、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沙青的《北京水危机》和《北京失去平衡》、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拯救大地》《穿越风沙线——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长江传》《我将飘逝》等多部作品可视为代表。这些作家把不为众人所知的事实写出来，告诉我们正面临着怎样可怕的生态危机，其勇气和责任心绝对令人敬佩。

从题材的角度来说，以上都是报告文学，而长篇生态小说则更迟缓。但已经蔚然成风，其中以雪漠的《猎原》（获冯牧文学奖）、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茅盾文学奖）、汪泉的《西徙鸟》（甘肃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资助项目）等作为这类作品的代表。和陆荣先生一样，这些作家无一例外，都生活或者曾经生活在中国生态环境恶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因此写出来的作品格外真实感人。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蓝色蜃楼》是篇幅最长的长篇生态小说。小说以 20 世纪 60 年代启动的号称“中华之最”的丰碑式的景电提灌工程为背景，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在这场工程前后的生态变迁，塑造了一个为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不懈奋斗的人物群像，且让我们打开这部小说——

刘万忠是水管站的干部，为自家的自留地偷偷地多浇了几分钟的水，结果丢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回到村里的刘万忠不甘忍受这样的贫穷，把谋生的眼光投向了腾格里沙漠，试图在那个死亡之地寻找一线生存的机遇，但刘万忠却碰得头破血流，几乎葬送了性命……

下乡的知青来到这片土地上，梦想实现伟大的理想，但他们却成了队里的“累赘”。为了“照顾”他们，队长们一次次把目光投向了腾格里沙漠，在

那块本不该是乐土的地方,为他们寻找生活的自由,但等待他们的依旧是痛苦和艰辛……

环境的恶化使人们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严重的干旱已经让人无法生存,人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腾格里沙漠的身上,但是腾格里沙漠却无法承受人们的掠夺,最终发怒了……

我曾经认为,文学创作也许仅只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反映,但是从陆荣生活的环境及其坚持写作的过程来看,我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我认识到:文学创作,绝非只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它更多地掺杂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对文学艺术的信仰。正是有了作家们这种对文学艺术信仰的执著坚守,也才有了文学领域里那灿若星辰的各不相同的“这一个”的诞生。陆荣先生既是老师,又是作家。作为老师,他明白生活在贫穷中的人们要想摆脱贫穷的生活,就必需借助知识的力量,因此他一直坚持着教书育人的工作;作为作家,他又时刻关注着身边的生活,关注着时代的变迁,用青春的热血,为同贫穷作斗争的人们、为火热的生活谱写着最美的赞歌。这样一位老师,这样一位作家,当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他的身边的时候,他不可能没有任何感悟。事实上,他的确被深深地感动了。景泰电力提灌工程的建成,使他热血沸腾;古浪“六老汉”和民勤石述柱矢志治沙的事迹,使他的创作灵感怦然而出;而生活在甘肃大地上的众多企业家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事迹,又为他提供了生动的故事架构。有了这些材料做基础,长篇生态小说《蓝色蜃楼》的创作,也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

作家是时代的先声,作家的思想品质,作家的文学信仰,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知态度。好的作家,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他的文学信仰必须建立在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之上,他的作品必须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引领现实向着更高的境界前进,而不只是对现实的“责难”和“抱怨”。《蓝色蜃楼》这本书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是真实的,作家的创作态度是积极的,主题也是昂扬向上的。我们看到,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他手中的笔,表现了他内心的感动,形象地再现了那一段曾经有过的历史;同时,我们也看到,作家在努力地用文字的形式,进行着文化领域内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在用活生生的生活现实,诠释着一个作家的良心,展示着作家的文学信仰。书中有句话说得好:“改造自然环境中的沙漠生态环境

固然艰难,但改造心灵世界的沙漠环境更难,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奋斗,彻底改造沙漠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我想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就不仅仅是对作品主题的丰富以及对这个命题的诠释,恐怕还应该理解为作者坚守文学信仰的本意。

《蓝色蜃楼》的美景已经被描绘了出来,所展现的愿景与省、市领导建设兰州新城的决策不谋而合,也说明了作家的睿智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让我们祈愿这样的美景早日实现!我们也期待更多更好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生态小说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0年12月6日

(作者为读者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1

把大青滩叫青山平原,除了青山人再没有其他人这样叫。青山人所以要把大青滩叫青山平原,其实是一种自怜自爱的表现,因为它的确只是腾格里沙漠南部的一块戈壁滩。青山平原上有湖泊,有河流,也有庄田,长树,也长草,当然也长庄稼,算得上是一块绿洲。这绿洲镶嵌在北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就像一块神奇的魔布,变幻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又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养育着她的万千儿女。

石羊河、大青河、五龙河、柳条河,是流淌在青山平原上的几条季节河。这些河虽然流量不大,丰水期不长,但水质却很优良,是当地生产和生活的上等用水。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浇灌着丰饶的土地,滋养着勤劳的人民。春天来了,河水流过青山平原,绿了原野,绿了庄稼;冬天来了,河水流过青山平原,在广袤的平原上结成厚厚的冰盖,把无边无际的平原装扮成银色的世界。

青山平原的南部是祁连山。祁连山中部的五龙山是五座令人神往的大山,山下有泉,泉的名字叫五龙泉,是滋养石羊河、大青河、五龙河和柳条河的重要水源。

传说五龙泉是神泉,泉中流出的水是西海龙王儿子们的眼泪,而五龙山是龙子们的化身。

故事说的是西海龙王的五个龙子个个生性顽劣，出生以后便没让老龙王消闲过，给老龙王惹了不少祸。老龙王为了不让他们继续闯祸，只好把他们锁在青海湖里。不想那一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打烂了南天门上的一块雕栏，雕栏落在青海湖中，砸破了拴锁龙子们的囚笼。

逃出牢笼的龙子们欣喜万分，在天地间嬉戏玩闹，好不快活。龙子们正自玩得高兴，不小心撞倒了南海观音的玉颈瓶。南海观音的玉颈瓶里边装着滋润万物的圣水，是上天养育生灵的甘霖，观世音按照天帝的旨意，四时布撒，分季降霖，给凡尘人世赐予和风细雨。圣水的泼洒，用的是蟠桃园中采来的柳枝儿。观世音用柳枝儿蘸取玉颈瓶中的圣水按时给人间泼洒。洒一下，降下五分雨，洒两下，降下十分雨，如果洒三下，就要江河泛滥，洪流遍野。如今玉颈瓶被龙子们撞倒，泼出了圣水，天地人间顿时成了汪洋大海，万千生灵尽遭涂炭！

龙子们闯下了弥天大祸，玉皇大帝龙颜大怒，即刻命大禹前往惩治。闯了大祸的龙子们自知罪责难逃，只得自投罗网，伏法谢罪。

大禹念它们悔罪恳切，免了他们的斩首大罪，将它们镇压在降龙杵下，向溺死的生灵谢罪。后来降龙杵变成了祁连山，而五个龙子变成了五座大山。这五座山就是五龙山。

五龙山群峰之中，数神笔山最为高峻。神笔山山势陡峭，样子酷似饱满的笔头。它高出周围群山三四百米，势压群峰，傲世独立，样子十分威武。山上松柏葱茏，山下杨柳青青。有人说神笔山地藏龙脉，是个养育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的风水宝地，凭依这样的风水，一定会有绝世的才俊出现，当地人也深以为是。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尽管那传说撩人心魄，那个绝世的才俊似乎也就会在眼前出现，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因为多少个世纪过去了，神笔山还是神笔山，青山平原也还是青山平原，它们平静得就跟睡去的一般，根本没有发生过哪怕一丁点儿叫人吃惊的事情，更没有什么杰出的人物生长出来！

时间进入 19 世纪后，这里忽然发生了一系列让人惊奇不已的事情，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些传说中的事儿会一件件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民国十六年，也就是 1927 年吧，祁连山一阵乱动弹，八百里青山平原遭了大难。紧接着传出话来，说有人发现五龙山下飞出了五条青龙，那五条



青龙在五龙山上绕了三圈,然后朝着东南方飞走了。有人猜测说真龙天子出世了,天下肯定要大变。

人们的预言果然准确得了得,天下果然大变了样。先是宣统倒了台,接着袁世凯出来要称帝,张勋和黎元洪也想过当皇帝的瘾,但是人民不答应。只好实行新政。先出了孙中山,又出来蒋中正。帝制要废除,大辫子也要剪掉,到处鼓吹新生活。接着就来了红军,又来了中央军、马匪军,着实一番你死我活的折腾。最后出来了毛泽东,成立新中国。这一折腾便折腾了多半个多世纪。

那年月,除了人折腾,年成也不好。先闹大旱灾,又是大地震,赶到八九十年代,青山平原便成了一块黄沙满地的大沙漠。

时间到了 20 世纪中叶,气候越来越干旱,人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恶劣的环境让人们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人们只得去截黄河。于是,刘家峡水电站建成了,引黄提灌工程也建成了,破败的青山平原终于显出了生机……

宋刘庄村是神笔山下的一个村子,距离神笔山二十多里路。生活在宋刘庄村的村民刘涛和他的父亲刘万忠、母亲胡巧娥、弟弟刘阳、妹妹银环和乡人亲友们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心里很不自在。但是,自从建起了提灌工程,建起了治沙护林站,他们的生活开始起了变化,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

这是 21 世纪的一个夏天,青山平原上美景如画。5 月 20 日上午 9 点,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正是金黄的沙枣花绽开、空气中流溢着馥郁花香的时候。这时候,庄稼的秧苗正在拔节,田野里一片葱绿。忽然,人们看见,在宽阔的柏油路上急匆匆驶来了一队轿车。轿车一辆紧跟着一辆急匆匆地行进着,人们知道,那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官员们的轿车,他们是前来跟金沙湾特种生物繁育研究基地签订项目合同的……望着眼前的青山平原,人们感慨万千:二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如今却成了中国西部有名的商品粮基地。眼下,大批国际企业和国内知名企业落户青山平原,从事农牧产品的加工生产,俨然形成了一个“经济开发特区”。“经济开发特区”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当地经济的飞速发展。更加喜人的是,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腾格里沙漠特种生物繁育基地,它的产品已远销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巴基斯坦……实现了与国际市场的对接。青山平原一举成名!

312 国道上,十几辆轿车前后相跟风驰电掣地行进着,他们是前来签订中美合作项目的。车窗外,公路两旁的松柏杨柳迅疾地掠过车窗朝后退去。远处,林莽苍苍,阡陌纵横,一片片楼馆房舍整齐美观,一座座沙漠园林生机勃勃,一处处日光温棚、太阳能暖棚银光闪闪,雪浪翻滚。宽阔无垠的田野里,国道 312 线、省道 308 线蜿蜒伸展着,就像两条婀娜舞动的彩带,闪烁着绚丽的光彩,在碧野沧田间绘成了一道道美丽的彩虹。引黄提灌工程导流明渠穿山越涧逶迤行进,就像翻卷腾跃的巨龙,在苍茫广阔的青山平原上抒写着壮美的图景……

刘涛闭着眼睛,倚坐在黑色奔驰车中,一幕幕往事在他的脑海里翻腾奔涌……

2

“双福!”(这是刘涛的小名)

正在院落里收拾器械的刘万忠,突然威严地叫了一声。

吃过晚饭,刘涛(小名双福)、银环、刘阳(小名根福)兄妹三个按照老爹刘万忠的分工,各自做完自己的事情(洗锅刷碗、喂猪、喂狗的杂事),一起爬上炕来,在温暖的被窝里玩“解绊儿”的游戏。他们的老妈胡巧娥还在院子里忙碌,此刻,她正跪坐在火炕洞口前,往火炕中填塞着烧火的柴草——在这样的寒冷季节里,她每天傍晚的重要事情就是要在晚睡之前烧热这面火炕。初春的夜晚还很寒冷,火炕一定得烧烫,如果烧不烫,一家老小就要在这个晚上受冻。

老爹刘万忠也不闲着,他在院落里仔细地收拾着架子车上的器械,准备明天进沙漠去“找光阴”。刘万忠是一个勤劳的人,对于生活,他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一年四季,他总没有多少时间闲着。他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怠慢,导致生活的落魄潦倒。他说:“居家过日子,非得勤快。不勤快,就没得饭吃!”又说,“只要生成人,就得劳动。不劳动,那是不能算做人的。不要以为



只是当个农民,很简单呢,就是当个农民,那也是很不容易的。”

这种时候,刘涛兄妹三个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只有听老爹说话的份儿。尽管他们对老爹的许多话不以为然,但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进沙漠干活,并不是一件好活路,苦累不说,单是进出沙漠的那段路,就让这几个受够了苦头。大家虽然都被这雷打不动的苦差事弄得苦不堪言,但谁也不敢违背老爹的安排。

“这可真不是人干的事情。”有一回,刘涛苦累难当,在背后悄悄嘀咕了一句,没想到这句话恰好被老爹听见了,结果招来了一顿好骂。

“你还成精哩!这不是人干的事情,哪是人干的事情?生了一个叫花子命,却尽想上龙床的美事,早点死了你那心吧!好好受你的苦,好歹挣巴出一个人样来,也算老天爷有眼,有的你一碗饭吃。如果一下不留心,饿死了,只怕拿来喂狗,也刚不了几两肉呢,你还嫌弃这事情不好!”

沙漠是个聚宝盆,那里出产维持生活的宝物。生活在腾格里沙漠周边的农民兄弟们依靠着沙漠给予的“恩惠”过着拮据的生活。深秋季节,他们在那里打沙米,捋黄茅柴籽;盛夏季节,则可以挖甘草、锁阳和苁蓉;春冬季节到来的时候,捡拾发菜、砍伐桦条和白刺就成了主要的干事。一年四季,沙漠中总有可干的事情。“人勤天不懒,遍地是黄金”,刘涛的老爹带着他的这几个“爹爹”,在沙漠里忙出忙进,免却了许多人家必有的艰难和穷困,使得他家的小日子过得津津有味,有模有样。

沙漠虽然能够给予人们这么多好处,但是小孩子们却对它没有好感。吃苦受累,忍饥挨饿,那可不是好受的事情。刘涛兄妹三个吃够了沙漠的苦头,一到星期六,便都头皮发麻,脚板下也不由得抽起筋来。三个人对老爹的“无情压迫”,都抱了满肚子的怨气。

“双福!”

正在收拾架子车器械的刘万忠威严地叫了一声。

对于他的这伙“爹爹”,刘万忠向来没有好声气,他想使用哪一个,就只管喊一声,剩下的事情就看他的“爹爹”们怎么去干了。当然“爹爹们”一听见他的叫喊,便都紧张起来——被叫到名字的,竖直了耳朵仔细地听他吩咐,旁边的几个也不敢怠慢,他们得帮助听老爹的吩咐,听明白了,然后再想办法完成老爹安排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有哪一句话听不明

白,那可就闯出大祸来了。老爹的“刑法”是不好受的呢,轻者责骂,重者就要挨打!

老爹刘万忠给他的“爹爹”们说完话之后,便像个威严的酋长静静地蹲在炕上,或者却蹲在院子里的某一个地方,等待着他的“爹爹们”前来报告完成任务的情况。

这个威严冷漠的老头儿,一声不吭地沉默着,干瘦枯黄的脸颊上没有一丝笑意,一双小而晶亮的眼睛哗哗地眨个不停。他抿一抿两片薄薄的嘴唇,似乎想要说出一些什么话来,但最终还是把即将要出口来的话咽了回去。他抬起手,慢慢地捋着干瘦细长的下巴,摸索着、捻弄着下巴上那几根稀疏的胡须。那是三五根枯黄干瘪的毛发,卷曲而且多皱,杂乱地挂在他的下巴上。这样的面目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机敏而狡黠的老头。但是他的那顶油腻腻的瓜皮帽,以及那颗干瘦的长着花白头发的脑袋,却暴露了他的身份——他依然是一个很本分的庄稼汉,这个老人,也曾历经无数生活的沧桑。

刘涛听见老爹叫他,隔着窗户朝外答应了一声,然后慌忙扯掉缠绕在手上的棉线绳子,连忙跳下炕,踏上鞋子,慌慌张张地到老爹的跟前去“听差”。

老爹刘万忠正在用一团麻绳儿扎结架子车上的拉套,前次拉柴时拉断了套绳,如果收拾不好,就再也无法继续使用了。那天,因为贪心多拉了一些东西,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这条套绳被拉断了。当时,他没有任何办法,只好解下裤带来当拉套,而他却只能用沙冰草搓根绳子当裤带。本来是早就修好了的,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他却给忘了。

“老啦,不中用了!”刘万忠不无感慨地叹息道。

刘万忠慨叹着人生的不易和艰难,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自己的一年不如一年。他暗暗想到,自己确实是越来越不中用了,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他觉得自己不但有些力气活拿不下来了,就是记性也大不如以前,无论干什么,总会发生丢三落四的事情。想想前些年当水保主任那会儿,他是何等的精明呀,全社十六个村,一百多个生产队,一大河水一分五份,放到各村去浇地,哪时哪刻,该着哪个生产队接水,他都能记得分毫不差。可是现在,他却连一些最简单的事情都记不住了。



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但有些事情却怎么也不能使他忘怀,其中就有他如何被人家“夺了权”的事情。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他是颇有些意见的,不就因为给自家自留地多浇了半个小时的水嘛,只是芝麻粒大小的一个错误呀,可是就被“端掉”了“饭碗”,那样一个“美差”,就轻轻松松地拱手送给了人家。当时社里给他的说法是“工作需要”。其实,他什么也明白,什么也不是,就是因为人家抓着他给自留地多浇了三十分钟水的事情,才被“下放”到队里当社员来了。

“当社员就当社员,当社员怎么了?还不是劳动种庄稼,吃饭拉杂屎?只要有一亩三分地,干啥都一样!”

社里这样处理他,刘万忠一开始有意见,但是最后还是想通了,对公家不让他管浇水的事情,他也不很在意,唯一让他遗憾的是,他不能再“挪出”一分半分钟的水来,让他的自留地多浇上一口水了。他只是对不能再占这个小便宜有点儿心疼,其他都无所谓。他这个人没有什么大的坏毛病,就是爱贪点小便宜,为了几个“狼吃的”能够吃饱点、穿暖点,他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刘万忠这个人脑子活,点子多,办法也多,过了不长时间,他就找到了事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沙窝,就吃沙窝!”那年秋后,收拾掉庄稼,他带着儿子刘涛钻起沙窝来了。土沟、旱石河、大马路、上下三岔、八步沙、夹墙沙、芦草沙,这些地方都是离宋刘庄比较近的地方,道路平坦,牧草也多。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名叫三岔的地方,还有一口水井(就是刘家井。井上住着三群羊——和乐村的陈三猴子放着一群,暖泉的王凤山放着一群,再一群是老刘庄队的,放羊的老羊倌是赵世贵的本家兄弟赵生贵和刘万左的哥哥刘万有。三群羊都是队里的,放羊倌都是熟人,往来歇脚,断然没有不给方便的说法!)刘万忠决定,就以刘家井为落脚点,在那里干些事情。

重点做烧蓬灰的事情。

蓬灰,这是一种用水蓬草的枝叶烧成的碳碱化合物,味咸。作为一种调味品,人们把它沤制的碱水掺和在面食中,增加面食的精韧度,做拉面条。也可以用来做青豆饭,做豆腐,做馒头。同时,它还是熬制卤水的必备材料。这是一种上好的食物添加原料,只是烧制起来颇费周折,不光是烧草制

灰的问题,还有铲草、晾晒柴草、运送柴草等一系列工序。

烧制蓬灰的最好季节在农历的八月十五前后,那时正是水蓬草花叶零落籽粒饱满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晾晒柴草是最合适的时候。这时,沙滩里、沟坡边、河岸上,到处都长满了白茫茫、紫茵茵、成行成片即将成熟的水蓬草。人们把成熟了的水蓬草铲下来,弄成一摞一摞的草卷儿收集起来,然后让它慢慢地风干,等待烧制蓬灰。

水蓬草是一种极易生长的草本植物,只要多少有一些水分,就能长得十分茂盛。年景好的时候,戈壁滩上到处都是这样的野草,当地农户把它收集起来,当做饲喂牛羊的上好饲料。同时,它又是烧制蓬灰的唯一野草,只有它,才能够烧得出蓬灰来。

八月十五前后,人们便开始收集起水蓬草来。人们拿一柄木制(或者铁制)的杈把,连叉带挑地把水蓬草收集在一起,然后用架子车拉走。沙漠里,到处是水蓬草,这是一种很容易就能弄到的柴草,用不了一个时辰,就能弄到小山也似的一车。待装满了一车,便把它弄到事先选定的地方去摞成柴垛。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弄到这样的五六车东西。一般是二十车左右的柴草摞一个柴垛,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铲柴草,再摞柴垛。就这样,一直忙碌到十月底,等到水干草枯水蓬草都被铲下来摞成了草垛的时候,才结束铲草的劳动。

草铲完了,柴垛也摞好了,这时候再看吧,只见沙窝边上、河岸两边、沙滩里到处竖起了一个个小山一样的草垛,远远望去,它们就像一座座烽火台。而那一块块干涸的土地,却也被勤劳的人们脱光了衣裤,露出了惨白的肌肤。这时候,干涸而贫瘠的土地就成了一个毛发凌乱,肌体残破,在风雨中瑟缩裸奔的病妇。

收拾完柴草,便开始掏挖烧灰的锅子。挖烧灰的锅子,也就是挖烧灰的土坑。说是挖坑,也不是随便胡乱挖挖就能挖得好的。先得选准风向,得讲究风向顺逆的条件。办法是逆风挖灶口,顺风留烟囱。烧灰的锅儿,要讲究灶阔口小,所谓“口中入个手,肚里卧头牛”。通常能够见到的灰锅,一般有四到五尺深,底部的直径大约在三尺四五大小,一般不超过四尺。灰锅的内壁,要铲削得十分光滑。这样烧制出来的蓬灰,才能做到边缘光滑,形制漂亮。



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就开始点火烧灰。火一经点着,中途是不能熄灭的,直到彻底烧完一个草垛,烧满一个灰锅为止。这样做的目的十分清楚,那就是为了保持“灰锅”的温度,提高蓬灰的质量。能够做到这些,烧出来的蓬灰才能做到色泽碧翠剔透,宛如翠玉一般。这样的蓬灰,也才能够卖出好价钱来!灰暗发黑的,多半不大好买,价钱也相差很远。

烧完一个草垛,需要两天两夜的时间。用这么长的时间烧成的一锅蓬灰有一千斤左右,而烧掉的柴草,则估计在二三万斤以上!这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不说烧草的辛苦,单单在河汉沟坡地里把一棵棵水蓬草铲下来,再将这些柴草运送到烧蓬灰的地方,就得花费不少工夫,流不少的汗,可是烧成的蓬灰,却不能物有所值。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买卖好的时候,一斤蓬灰能够换到半碗粮食,买卖不好的时候,拿五斤蓬灰也换不到一斤粮食!但是还要烧,烧完第一个草垛,再烧第二个草垛,一直烧到田野里寸草难寻!

3

刘万忠在刘家井周围烧了五六年蓬灰,终于在这年烧出来了矛盾——羊倌们认为他一个冬天都在不停地烧制蓬灰,烧掉了羊群的草料,烧坏了他们的草场,害得羊群年年闹春荒。这样的春荒,不仅使羊群的产羔数下降,就是大羊也因体乏生病,有了不少折损。羊倌们在背后碰了几回头,便想出来了赶走刘万忠的办法。这年入秋,他们便故意找起了刘万忠的茬子,不是不让他上井取水,就是故意将他晾晒的柴草烧掉。

这样的几次之后,刘万忠终于明白了羊倌们所以要跟他过不去的原因。原来,这是因为他不顾大家的反对,继续在草滩里铲柴烧灰的缘故。他静下来仔细想想,也认识到自己的铲草烧灰的危害,他确实妨害到了羊倌们的利益。

他只好改做其他事情。其实,刘万忠也早就想干这活路了,天气越来越早,水蓬草越来越少,弄成一锅灰,简直要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来,才能

凑足所需的柴草——很难再能铲到车轱辘大的水蓬草了，满滩里尽扎着一些瘦小干瘪的“狗尿苔”，远远看去，那些生长野草的滩上一道、紫一道的，就像刚从什么活物的身上剥下来的一张皮，血淋淋的。这皮张铺开在腾格里大漠的面前，铺开在碧蓝深邃的苍天之下，似在向人们哭诉着它的冤屈！

刘万忠手拄铁锹(或者木杈之类的利器)，面对着这一切，浑身的力气没处使用。一天铲不到一车柴，急得他的嘴上直冒泡。烧成一锅蓬灰，能换来百十斤粮食，这对于他的那些“爹爹们”来说，该是多么重要啊，但是眼睁睁地，老天爷断了他的吃饭路！

“天无绝人之路！”刘万忠眨巴着已经发红的醉眼，蹲在羊倌们的火炕上，用肮脏油渍的大手，捉住一只白瓷小酒盅，一仰脖子，喝干净辛辣的烧酒，对羊倌们说道：“不烧了！不烧了！我找到好活路了！”

羊倌们一边嚼着鲜嫩的羊羔肉，一边把辛辣的烧酒倒进自己的嘴里，非常惬意地品尝着烧酒的香甜，一副对刘万忠的叫嚷一点也不感兴趣的模样。辛辣的烧酒一落进肚，他们的浑身的血便呼地掀起了波浪，那波浪涌遍他们的全身，使得他们的黑红的额角上那一条条蚯蚓般粗细的血管也蓬蓬勃勃地鼓胀了起来。一条条青色的血管伴随着磨动的颌骨蠕蠕涌动着，宛如一条条青蛇。游动的青蛇鼓噪着，似乎要撑破了他们的黝黑的皮肤爬将出来！对于刘万忠的话，这些人似乎并不在意，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他们在留意他的谈话，他们表现出来的无所谓的样子，倒很容易叫人认为：此时此刻，他们根本不关心他的烧与不烧的问题，他们只关心那一锅喷吐着香气的羔羊肉，他们只关心那辛辣诱人的烧酒！

羔羊是羊倌们宰杀的，烧酒是刘万忠从凉州弄来的，那是极醇香的粮食酒，用的是祖传的秘方，造酒的人跟他有私交。酒是偷着酿制的，买卖都在私下里进行，私交不深的人，得不着这样的好酒。这些羊倌从出生到现在也没喝过这样的好酒，不觉多喝了几杯，结果一个个被那烧酒弄醉了。这些人浑身燥热，头脸上冒着浓密的汗雾，一个个就像刚出笼屉的蒸猪。

刘万忠的脸不烧也不红，他的瘦黄的脸反而因为烧酒的缘故变成了一种病态的青灰。他同样也被酒精刺激得兴奋不已，耷拉在下巴上的那几缕枯黄的胡须簌簌地抖动着，似乎也要像主人似地眉飞色舞了。

刘万忠喝下一盅烧酒，吧唧着嘴说：“拔沙冰草，拧搓草绳子，捋黄茅